



云和山的彼端

甘世佳◎著

旅行的意义，不是目的

而是行走

是我和你，身外事，众生缘

遇见，然后结束

消失，然后永不再返

于是

喜乐圆满

于是

我们的一生，才像一场旅行

甘世佳◎著

云和山的彼端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和山的彼端 / 甘世佳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8. 6

ISBN 978-7-80689-974-8

I. 云… II. 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153 号

云和山的彼端

作 者: 甘世佳

责任编辑: 靳 红

特约编辑: 陆 露

封面设计: 小 贾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7.5 字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74-8

定 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凌

晨六点多,我躺在朋友的车里,等着另一个朋友的到来。我们要去郊外办一些小事。左等右等,那个朋友还是没有到来,或许是睡了懒觉。

于是我开始看窗外。上海的早晨一直以来都有绮丽的魅力,好像一个充满蓬勃朝气的少年。这和傍晚或者深夜的上海截然不同,那些浮躁或消沉的东西还没有出现,那些神情慵懒或颓靡的脸孔还在熟睡,或狂欢未止。在这座城市的早晨,是晴朗的阳光,和属于人间烟火的那一份踏实与朝气。

朋友一直没来。我们停在早晨的地铁站,看着车流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从六点到七点,这个城市像变戏法一样变出大量的行色匆匆的人群,每一秒都变得更堵的街道。

在七点,如果你还保留着一个小时前的记忆。你会觉得,眼前的景象是那么不真实,那么不可思议。这会让
人怀疑,要不记忆是虚构的,要不眼前所见,都是幻象。

只有那些植物,还站在角落沉默。

我没想到,江南的春天来得这么快。

好像是一夜之间,绿色开始泛滥。迎春花开过了,白玉兰开过了,如今当道的是烂漫的茶花。我记得我写过它,关于大理的茶花,关于它那个诡异的别名:曼陀罗。

可是那场旅行,已经显得很遥远了。

序



楔子

半夏。

Om 唵。

这个故事，是关于旅行的。

关于旅行中的离人与时光，关于旅途上的决绝与流离。关于沿途那些光阴翻卷的溪流和山峦，在某个时刻，轻轻地碰触。关于那些游走于边缘和彼岸的人与事，他们的背后，有云卷云舒。

关于爱、背叛、伤害和重生。

我想我永远会记取那些梦境般的断片。直到有一天，它们融化成泛黄的默片。黑白的八毫米，依稀有卡萨布兰卡，沉醉于驼铃中的影子。

可是我该从何处说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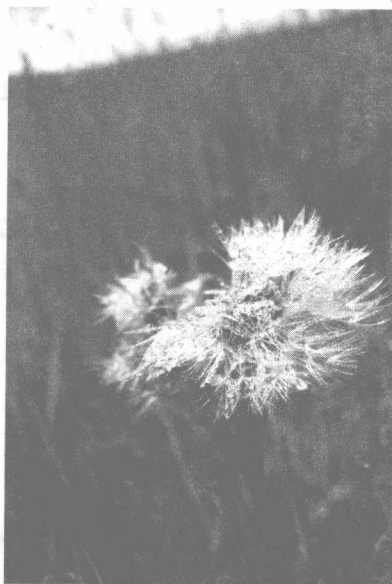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我该从头说起。

那是去年夏天。像所有的去年夏天一样。带着炽热的汹涌，回忆的酸甜味道，和着西瓜与蝉鸣。似乎从我们出生开始，去年夏天，便应是这种味道。

去年夏天，我结束了一段旷日持久的恋爱。所有恋爱终结，都和夏天有关，一如所有恋情的开始。那结束的一段，伴着永远离去的青葱校园，永远不再来的，是争吵后再拥抱的勇气，一起坐上绝尘而去的搬家卡车。

只有她年初订的时装杂志，准时得令人伤心地在七月的第一天，仍然出现在信箱里。

无趣而千篇一律的购衣攻略，聒噪而弱智的时尚指南，低级趣味的明星访谈，一如既往。还有一个显然很无趣的男子，每次坐堂医生



般地解答情感问题。

每一次,他都把话题扯到足够远的彼端。凑够版面字数后,让所有人似懂非懂地看着有道理。我断定,生活中的这个所谓情感专家,想必三十多岁,单身,头有点秃。瘦得有点败,爱摆腔调,所有恋爱记录都是彻底失败。或者,根本就是个性恋。

这一期的标题:“你的心灵旅行,尚未开始”。永远这么做作的标题,某种精致而不动声色的假大空。

这个时代的媒体文字,大抵一律如此。所谓小资与品位,基本上,便是这样精心包装过的虚假、大话和流动却不可见的空气。这是,这一代人的疾病。

来信中的故事老套,像所有如今流行的小说,同样的内容。某次旅行。对丈夫的背叛,雪山下的迷离一夜。心中的挣扎与内疚,欲望与贪婪。

只有那座高原小城的名字,让我轻舒一口气。

大理。

印象中的苍山、洱海、蝴蝶泉、风花雪月,总带着一点点梦幻。神秘的古老王国,僧侣与权杖,天龙八部与绝世美人,曼陀罗花。

总算,不是俗气到底的丽江或阳朔。我安慰自己的心。虽然,我们也无非是在媚俗的空气里,找一两个看似与众不同的气泡罢了。

我打电话给卡卡。

这是一个极受女孩欢迎的男人。十七岁的时候,他离开福建老家,四处流浪,搞搞文学和摄影。十八岁定居大理,过着流浪行者的生活。

这种经历对于二十岁以下的小女生,几乎具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

电话那头照例是古怪的佛教音乐,各种口音的女子说话的声音,卡卡带着某种疲倦和自豪的语气。快来这里吧,包吃包住。

我正要开口询问,那边传来四川口音的女人声音,卡卡,快来,轮到你了。

随后是某个我能够想象的狂欢场面,和挂断电话后的忙音。

不过这已足够。对于一个刚遭到失败恋情,又热爱那些高原古城的男子而言。

这些天,梅子黄时。上海满是雨水。

这份温暖的潮湿,让我想起童年。江南的小镇,青灰色的砖墙,淋满雨水和青苔。老宅的门口是高高的木门槛,对面便是湖水,很多的鸭子与鹅。梅雨的季节,总会带来落单的白鹭。十里的荷花。

女小囡的羊角辫,关于采莲的歌谣。很多个夜晚的梦,被雨声惊醒。

听见叹息声,穿过年岁的悠长。亦有争吵与不屑,融在酥软的泥土中。所有的画面,都是绿和蓝。

这个夜晚,我的梦又被雨水惊醒。

梅雨打在铝合金的窗架上,空调外机上,晾衣服的竹竿上。不远处,谁家一件孤零零的白汗衫,被淋在风雨里。它被主人遗忘了,上面湿透的 Hello Kitty 依旧顽固敬业地表演着装可爱的神情。

隔着二十三层,楼底下的灯光模糊而看不清楚。却依然有塑料袋在风雨中孤独地飞舞。

高层建筑是这个时代的罪恶,培养自私与冷漠的温床。巨大的蜂巢。钢筋水泥的贫民窟。可依然有百万千万的人,为了这样一格窗户,奋斗终身而不得。

想到房价，便令人打个寒战。我相信，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，想到这里都会如此。

那个我称为房东的人，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，每个月都会和葛地敲开我们这一层所有的六扇房门，向每个租房者收取昂贵的房租。稍有拖欠，他也会笑着说没事，下个月一起给好了。当然，若你拖欠太久，他亦会毫不留情地把你扫地出门。

他曾是房管局的官员。在任时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，买入这幢旧式高层公寓的第二十四层。

而如今，仅仅是房租的收入，亦足以让他家财万贯。至于房价，大约已是他买入时价格的二十倍了。

我的隔壁，住着六个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。他们来上海找工作，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四个没有找到。到月底，那四个再找不到工作，也许只能离开了。

他们原来每天吃泡面。后来，泡面涨价了，便吃五毛钱一个的包子。每顿两个，一天三元。

对于年轻小伙而言，如此的饮食，显然置他们于长年的饥饿中。

偶尔我会招呼他们来吃饭。我的一个朋友在比萨店工作。下班后，他有时会偷带几块客人剩下的，不同大小、不同款式的比萨切片，来和我一起吃。那时，我会去隔壁敲门，叫他们过来。那几个孩子总是狼吞虎咽，嘴里塞满食物。

我知道饥饿的味道。

他们吃饱后，我常劝他们回家。作为大学毕业生，找一份在当地属于体面的工作，在他们的家乡并不会是太困难的事。

他们都摇头。那是极为丢脸的事情，因为在家人看来，上海便是



天堂，他们可以轻易举出谁家的三表哥四表舅在上海发家的例子。

那些人不知道，这里的确是天堂。

同时，也是地狱。

我的胃开始翻腾。胃的疼痛，又是这个时代的标志。

是太幸福，抑或太不幸，我不得而知。恍惚中记起历史书上反复描述的画面。

饥饿。灾民。观音土。

记得与许多人说话，都会提到观音土。多美的文字意象。

当饿至绝望，捧起一块观音土。白色的松软泥土，让我告诉你它的吃法。用时尚杂志中美食栏目的笔调。

放在锅里，加满水，煮沸，泥土化成白色的糊状浆液，散发着某种清香。那么黏稠和温暖，它在轻轻说话。快张开嘴把我咽下，你便，永远不会再饥饿。

对于饿昏的灾民，这是致命的诱惑。只要一下。

柔软的饱腹感，那么美妙。我想那些吞下的人，一生中亦不曾有过这样饱食的感觉。为了吃饱的这一刻，他们从出生时，便开始等待。

这一个小时的饱腹，是生命换得的单纯满足，那样美好。

一小时后，它会在你的胃里，慢慢干燥，变回坚硬的白色泥土。于是，胃被撕裂，你慢慢死去。

这个关于饥饿的故事，在我们的历史中上演，年复一年。倒毙的尸首旁边，伴随着走投无路的饥民们揭竿而起的阵阵喧嚣。于是再一场的成王败寇，再一次的改朝换代，再一次的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

于是，我的胃痛渐渐消退，伴着精神胜利的又一次成功。

雨水渐渐停了下来。阳光开始从远端，泛出微醺的暗红。

我敲开隔壁那六个毕业生的门。那个最沉默的男孩，捧着一本英语雅思课本为我开了门。地铺上三个男孩在熟睡，房间炎热而拥挤，生活用品和烟头，散落了一地。

我把家里储存的几箱泡面，一些罐头食品，装在 IKEA 黄色的巨大袋子中，送给那个男孩。我已习惯于如此的馈赠，正像他们习惯了接受。

我们间有轻轻的道别，这令我感受到安慰。在漩涡的城市里，能有人道别，亦是值得感恩的美好。

因我不习惯于整理行囊，硕大的登山包里，只是几件简单的衣物，一条毛巾。包里永远有一些药品，几本书，几张地图。我的旅行如此简单，因我不知道归程。

我从不带 DV 与数码相机，从不带 MP3 或随身听，从不带国家地理或旅行指南，从不带牙具与护肤品。这些东西，与我的旅行无缘。因我不喜它们给旅程带来的时空错位感，不喜把大都市装入行囊陪伴去，云和山的彼端。

我和男孩们说再见。然而注定，我们永不会再见。

一个月后我回到上海。这个房间换成了两个年轻的白领女孩。热爱香水，热爱蕾丝边长裙，热爱爵士乐。我想，她们热爱自己，热爱生活。

那六个不干净却朝气的大男孩，在我的隔壁住了六个月。随后，



他们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尽头。

就像我的旅行，永远不知晓下一站，不知晓下一晚的旅馆，不知晓明日的泥石流会否落在我的头顶。唯一的永恒，是我头顶上的光，照着虚无中的一方明亮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序·001

楔子·半夏·002

第一话·穿行·001

第二话·良辰·025

第三话·日月·045

第四话·流转·071

第五话·长生·095

第六话·无端·119

尾声·尾生·141

时光纪·155

微蓝的旅行日记·157

旅行的意义·199

身外事·众生缘·202

穿行。

第一话



Om 唵。

K₇₉ 次列车，上海至昆明。硬座。

我喜爱长途的硬座列车。它是所有旅行方式中，乘客间最不会有疏离感的一种。漫长旅途中，你能感受到旅行最奇妙的意味。

不曾谋面，离开后亦不会再见。却在这样的情境中，能听到灵魂与灵魂，彼此轻轻的摩擦。

大包小包返乡的民工。年轻而踌躇满志出差的小白领。羸弱而坚强的母亲，抱着衣着破烂的婴儿。不知忧愁的大学生，也许是初次远途旅程，精力充沛地大声打着牌。眼神游移的乘警。推着小车不厌其烦兜售各种商品的列车员。几乎每一节长途列车的硬座车厢，都会有这些一成不变的人。他们面容模糊，仿似劣质港片里重复利用的群众演员，忠实地反复出镜着。

坐的次数一多，我甚至能背诵出列车员推销的商品目录。一种十元三双的袜子，他会表演用手拉，用刀片扯，每次还要做作地向旅客借一个打火机来烧。总之，那袜子是万能，且金刚不破的。

另有一种儿童玩具，利用重力离心原理，在任何东西上都能旋转而不掉落，伴随着花哨闪烁的灯光，和致爱丽丝的电子音乐。

一种药品，类似按摩膏，据说是越南特产。蓝色的盒子上画着一只白虎，广告语是：能解除一切疼痛。列车员会当场给旅客试用，错觉和面子的反应过后，是众口一词的，啊哟，还真不疼了。

总之，若你是初次来到这样的车厢，会有一种天上人间的错觉。这些神奇的物品，恍然间让你置身于王母的瑶池。光怪陆离，似梦似幻。

我从未买过。我想我能算出他们用人民币最小单位计量的成本价，和大致的原理。我若是不清醒有多好。那样我会真心地歌颂科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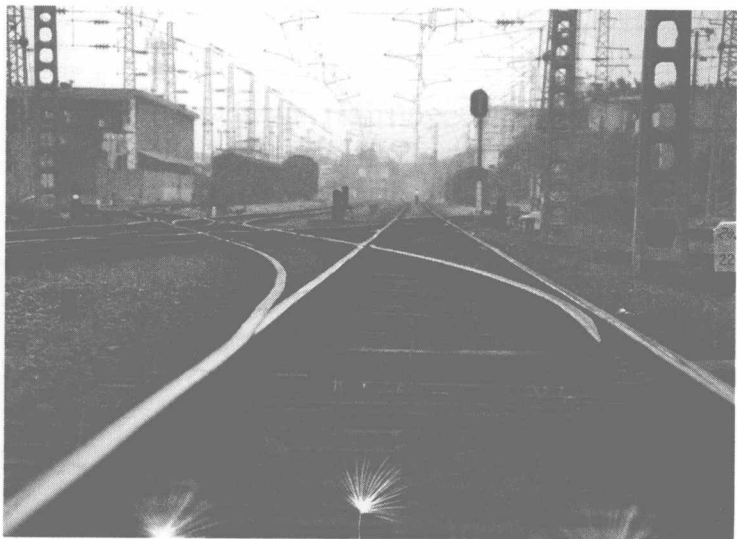
的伟大，与物价的便宜。

嘉兴是停靠的第一站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，这座小城是江南的代名词。烟雨楼。多么暧昧而诗情画意的名字，甚至能想见那种种故事的发生。复仇与背叛，痴恋与绝断，杀戮与和解，血雨腥风们只因沾上了草长莺飞的绮丽布景，便能穿透恩怨，而被江南的烟雨和楼阁，淋湿成最浪漫的两三行。

我买了一袋粽子。每次经过我都如此。因着旅途的单薄与疲倦，车站上粗糙的嘉兴肉粽，才变得美味起来。

递了一只粽子给对座一直沉默读报的中年男子，他用一口明显部队口音的北方话对我道谢。我喜欢与这样的口音的、带着沧桑感的男子聊天，他们注定是旅程上最好的伙伴。

一直以来，我便有语言上的天赋。很小的时候，便能跟着电视中的北京肥皂剧，说出一口流利的京片子。这并非出自遗传，家族中的其他人，都说着一口江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。或者说，在我出生的南方，说一口北方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我后来竟又学会了东北话与





四川话,皆是如当地人一般的纯正。让陌生人猜测我的籍贯,是我常玩的无聊游戏。

列车尚未到达杭州,我又说着一口部队味道的北方国语,与对座的男子聊天。

许是如此的亲近感,他把他的故事说给我听,若他是编造,那他一定是优秀的畅销书作家,因此,我选择相信,这些是真的。

北方的军区大院。总是有风沙。干燥的土壤,白色的旧砖墙,绿的窗,正门上方,有五角星和“八一”字样。这样的大院,在中国北方,数不胜数。

年轻的军官,他调皮的儿子,像很多类似小说的开头,一群部队长大的孩子在大院中打闹。我的儿子,应与他们不同。年轻的军官这样想。

于是他搬来了一架钢琴。在那个年代,这无异是极大的奢侈品,军官为此用掉了几年所有的积蓄。

他下了决心。

于是,在别的孩子在大院中打闹时,军官的小孩,他叫苏宁,因为军官的祖籍,是江苏南京,孩子被强迫在家中练习钢琴,日以继夜。

父亲很严厉,稍有倦怠,便呵斥责打,军区大院里,总是回荡着他咆哮如雷的吼声。

在严厉的管教下,苏宁的钢琴水平进步很快。十岁时,便在军区文艺汇演中,能独当一面,连文工团的老琴师,亦甘败下风。

然而他的性格,亦渐渐变得冷漠孤僻。

日复一日的爱,日复一日的伤害,日复一日的忍耐。

也许我们都习惯于生活在掩饰下的惯性中。而当有一日,弹簧被